

美俄貿易挫折對和解關係的影響

紀清寅

一 美俄貿易挫折的起因

美國遠在一九三三年承認俄共政權前，即與蘇俄有貿易關係，及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俄乃有進一步的軍事合作，美方曾以價值一百一十億美元的軍用物資，源源提供蘇俄作為抵抗德軍入侵之支援；戰事結束後不久，蘇俄為顧及美國自由民主制度深入鐵幕將會影響共產社會整個的體系，乃一反對美支援抗敵的恩惠，疏遠美國，使美國原寄望於戰後繼續與蘇方加強貿易關係的計劃落空，進而對之實施冷戰，造成美俄關係逐漸敵對惡化，當時不僅雙方貿易陷於中斷，即西方盟國亦隨之宣佈對蘇俄集團實施禁運。

迨至一九五三年俄酋史達林去世後，西方集團與蘇俄對立的態度始見好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率先漸次減縮對俄禁運物資清單，然而美俄貿易額仍未有顯著的增加；諸如一九六二年一年內蘇俄集團與非共國家輸入了價值四十五億的美元物資，其中一半係購自北約國家及日本，計來自西德者約七億一千九百萬美元，法國兩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義大利六億七千九百萬美元，英國三億六千九百萬美元，日本一億六千六百萬美元。而美國與蘇俄則只有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當年美國與蘇俄集團之全部貿易額，也不過祇有二億美元。

其後數年，西歐國家對蘇俄貿易陸續增加，尤以蘇俄與西德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之貿易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使一九六九年雙邊貿易額達到九億美元以上，而美國由於種種原因，是年對蘇俄貿易只有一億五千萬美元。美俄此種貿易落後情形，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後始見轉機。究其原因，固

於是年五月間尼克森總統首次訪俄，致使雙方基本關係有了改變，而該年由於蘇俄境內農產歉收，正希望向美國大批採購食糧不無關連。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美俄正式簽訂貿易協定，無疑為美俄貿易關係奠定了新的基礎，也是布里茲涅夫列為主要的外交政策之一。

美俄這一貿易協定的主要點：其一是解決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俄所欠美國一百一十億美元的租借物資債款，蘇俄決定以七億兩千兩百萬美元還清本息；其二是美國廢止對蘇俄貨品的差別關稅，而予以最惠國待遇；其三是准許美國進出口銀行對蘇俄給予貸款，使蘇俄得能大量採購美國產品；其四是在莫斯科與華盛頓分別設立商務機構，擴大雙方有關商務事項之接觸。該項貿易協定簽訂之初，雙方預料今後每年貿易數額，將在三年內，即是到了一九七五年末，將達到十五億美元。這一數字尚未將當年所簽訂的蘇俄向美國採購十億美元穀物臨時合同計算在內，倘若將此項穀物價款計算在內，美國貿易早在一九七三年年底就已達到了十四億美元，較之一九七一年之兩億一千八百萬美元，將會增加六倍之多。

然而上項貿易協定，却遲遲未能付諸實施，原因是由於美國國會不滿蘇俄對其境內猶太人移民以色列一事，橫加阻撓，緣蘇俄為限制猶太人出境，竟向猶太人徵收一種所謂「教育稅」，聲稱將作為對猶太人在俄境接受教育的一種補償，其稅額之大，誠駭人聽聞，據報導出境猶太人每人應負擔相當在三萬美元以上。美國國會認為蘇俄這項作法，是一種非常不人道的限制與無理性的敲詐。因此乃在美國政府所提出之新貿易法案上，通過必要的修正，迫使蘇俄對猶太人移民問題上作交換性的讓步。

二 美國新貿易法案之週折與蘇俄之反應

美國新貿易法案在國會內經過了許多次的週折，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獲得衆院通過時，其中所附的一項最重要的修正，就是要美國政府在蘇俄實行自由移民之前，絕不能給予蘇方任何信用貸款，其後又經過了一整年時間，美國參院於上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最後通過一項新貿易法案時，同樣亦附有一項條文，就是對蘇俄的最惠國待遇，須以蘇俄放寬移民限制爲條件。美國總統福特，亦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終於在本年一月初正式簽署了這一新貿易法案。

蘇俄對這一新貿易法案極感憤怒，於本年一月十日正式通知美國，表示爲了美國國會對蘇貿易所加的特別限制，蘇方決不履行一九七二年所簽訂的美俄貿易協定；同時譴責美方此種作法，乃是對蘇俄國內事務一種不正當的干涉，誠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所說，這將使美俄間整個「和解」關係受到了一次大挫折。

克里姆林宮放棄了一九七二年的貿易協定，應歸咎於兩項發展的事實，一者是對猶太人移民的諒解與默契出了差錯，特別是因爲美國參議員賈克遜聲稱，預料蘇俄將於本年內允許六萬名猶太人出國，爲上年的三倍之多。莫斯科外交官員認爲賈氏這樣宣佈對於布里茲涅夫與其他蘇俄首領是一種政治上極爲難堪的窘迫。第二項發展是美國國會對進出口銀行貸款的數額，從十億美元降至微不足道的三億美元，這使蘇俄早先期望獲得美國大宗貸款，以協助其國內工業現代化與發展資源方面竟成泡影。

此項事件發生之後，美俄雙方都曾作過強調式的表示，認爲此項貿易協定的停止，不應妨害到美俄間實際貿易的往還，更不會阻止雙方對「和解」的努力。但據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莫斯科美聯社報導，蘇俄一名高級官員暗示：「莫斯科可能會對美國最近通過之新貿易法案中有約束性的條款加以報復，這些條款將貿易上的優惠與蘇俄的移民問題連在一起」。蘇俄官方報界亦對這項新貿易法案發出一連串攻擊，上項暗示祇是其中之一，這些攻擊正反映出克里姆林宮對此案公開表示不滿。

美俄貿易挫折對和解關係的影響

前此，美國政府曾以令人驚訝的蘇俄穀物收購陰謀，向世界表達以下的訊息：「華盛頓不會讓蘇俄或其他國家擾亂美國穀物市場，在利用美國糧食生產的環境性競爭中，美國國內的需要將列爲第一」。

同時，福特總統明告克里姆林宮，他願意而且能夠就其國際重要性的事務迅速採取行動。如果華盛頓若干人士推測，莫斯科是想以這筆穀物交易作爲試驗福特的工具，則此一事實被認爲尤具重要性」。

面對此項情況，福特總統遂採取迅速行動，涉及的兩家公司——紐約的大陸穀物公司和孟斐斯的柯克企業公司的代表於上年十月五日被召至白宮，經福特總統說服於是取消與蘇俄之穀物交易。

其後，美農業部長布茲於同年十月七日宣佈一項新的「自願計劃」，依此計劃，貿易公司在簽約輸出大宗小麥、玉米、蘆粟、黃豆或其他豆類前，應事先要求政府的批准。

蘇俄目前仍然對其農作物收成資料保守秘密，這些資料可用以顯示，蘇俄是否會計劃再偷偷摸摸在國際穀類市場中作手脚，這裏所指的當然是以美國市場爲主，蘇俄會大量採購穀類，以補充其國內生產之不足。一九七二年期間，蘇俄曾購買了將近兩千萬噸的穀物，如此，使國際糧食儲備爲之一空，正大大助長了世界性的通貨膨脹。

因而美國要求蘇俄提供定期農作物收成資料，以避免再重蹈上次糧食採購的「突襲」，遂簽有一九七三年美俄農業協定。不過，在這項協定中，莫斯科拒絕接受，而祇同意供應有關農作物生產量的「適切資料」，並否認原來應允讓美國的一個小組，前往西伯利亞及哈薩克斯坦檢視麥田。

美國財政部長西蒙雖於上年九月間宣佈，蘇俄將獲准購買二百二十萬噸的美國穀物，在本收成年中，不准再增加購買量。但福特總統於上年十月五日下午令停止預定輸往蘇俄二百三十萬噸玉米和九十萬噸小麥。福特這項行動，乃是因爲美國上年收成量減少，原因是中西部曾在上年春季有過洪水，夏季乾旱，秋季霜害等等自然天災，生產量上遭受嚴重的影響。而同時，美國亦將蘇俄列爲最壞的主顧，因爲蘇俄不但處處與人作對，而且專事破壞市場，不論任何時候，只要他們的穀物歉收，他們就以經濟或政治上的影響力，擠進美國的出口市場，推開美國的友邦及極需糧食的國家，就像一個專找特殊時機的大買主，同時對各種短缺及通貨膨脹則施以推波助瀾的手段。

三 美俄和解關係面臨考驗

本年年初所發生的若干事件，出乎意外地引起全世界人士對美俄「和解」政策特別關切，咸認它將開始受到挫敗的推測，發展的情形不外：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於本年一月十四日宣佈：「莫斯科已廢棄了一九七二年的美俄貿易協定，這項協定一直被認為是兩個超級強國關係好轉的基礎之一」。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亦於同一日宣稱：「蘇俄已經開始部署新的強力飛彈，這種飛彈能夠攜帶同時擊中多目標的多彈頭飛彈」。「假如蘇俄繼續部署這種飛彈的話，勢將推翻全部戰略軍事的均勢」。

蘇魯布里茲涅夫，即「和平共存」的主要策動人，據傳最近患病，克里姆林宮內，在政治上可能採取防守的姿態。若干研究蘇俄理論學家相信，蘇俄政治局內強硬派正試圖充分利用這一情勢。

美國亦多方指控北越共黨在越南境內不斷發動攻勢，違反了一九七三年中南半島停火協定，而這項協定在談判期間曾獲得蘇俄很大的協助。

斯勒辛格認為「和解」已遭遇到挫折，但他不相信最近發生的事件，就是預示緊張關係時期的來臨。

而蘇俄方面也採取同樣的看法，蘇俄官方新聞「塔斯社」一名評論員堅稱：「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將維持不變」。「讓我強調一點，蘇俄將繼續為國際「和解」而努力，而且「和解」是不可取消的」。

另據美國專家們相信，「和解」將繼續發展下去，然而美俄關係正進入一種更為複雜與可能反覆無常的階段。主要的理由是，由於克里姆林宮突然取消了一九七二年的美俄貿易協定，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已陷於混亂的情況。蘇俄頭目則指稱，這是美國廢棄了前總統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所作的承諾。

爲了交換蘇俄承諾再償付所欠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借債與租地價，尼克森曾答應無條件取消蘇俄輸美貿易的差別待遇，保證給予俄方最惠國待遇地位；同時蘇俄首領們指望與美國作更密切的合作，以便給予蘇俄數十億美元的信用貸款，可供其大規模地採購美國的工業技術與成品，並協助蘇俄落後的工業使之現代化。尼布會談的結果，却在美國國會觸了暗礁。

縱然美俄雙方外交觀察家們強調，無論新的錯綜複雜的情勢如何發展，兩國高層仍然似乎着重以「和解」政策爲優先條件。

事實上，根據自一九五三年初史達林死後，這二十多年來美俄外交關係的演變，便可以看出，在整個國際間或美俄雙邊事務上，若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美俄外交關係也同時會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過去經常有波濤起伏，呈現出一種高潮與低潮交替行進的狀態。諸如一九五五年因日內瓦四強高層會議的舉行，美俄「和解」出現了高潮，可是不久，有匈牙利、運河以及蘇俄製造出洲際飛彈等等事件發生，雙方關係遂陷入低潮。一九五九年因黑魯雪夫訪美，產生所謂「大衛營精神」，「和解」高潮再現；其後又以U——二飛機事件而變爲低潮。一九六一年初，因美俄交換間諜人員，雙方「和解」復逞高潮，緊接着又以柏林與古巴危機，再入低潮。一九六三年夏季開始，美俄關係出現新的「和解」高潮，但隨之而來的越戰而重趨低潮，斷斷續續竟延長了八年之久。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俄，繼之簽訂越南停戰協定，美俄關係在努力倡導「和解」下，再度出現高潮，而今此項由於貿易協定中止，則顯然又是低潮的來臨。因而對美俄雙方努力的「和解」未嘗不受某種程度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究將低潮延續多久？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雙方是否還能對其他各項事件獲致協議，不無大有疑問。

季辛吉國務卿於本年元月廿四日應洛杉磯國際事務協會之邀前往講演，從戰後美國傳統上的外交基石談起，說明應當努力的目標是：「要和敵對的國家形成更穩定的關係，當前美俄兩國掌握有足以毀滅全人類力量，是則在國際社會間，美俄如果沒有確立一建設性的關係，就不會有和平的國際秩序可言」。「美俄雙方關係問題的癥結是在於雙方政治制度之不同，而導致心理上的敵對，這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四 美俄「和解」政策下所產生的成果

自從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近年來竭力進行的「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而俄魯布里茲涅夫亦以「和平共存」口號爲圖謀實現馬列主義原則

；從表面上看來，國際局勢與國際關係在「和解與和平」政策下，似乎由多年來冷戰中起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呈現出最爲突出的是十多年的越戰，終於在巴黎談判停火，美國在越的幾十萬大軍得能從容不迫的撤回本國；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也在談判中獲得結束。繼而美俄展開對限制戰略性核武器的會談，就福特總統與俄會布里斯茲涅夫於上年十一月間在海參崴順利簽署了一項協議，看來似乎的確有走向和平之路的象徵。

然而事實上，尼克森的「和解」政策祇是民主國家用來自我欺騙和麻醉自己的美麗名詞而已，它不是只憑幾紙簽署的文件，便就認爲是真正達到了「和解或和平」的目的，以下的幾件事實可資佐證，而的確也是不能隱瞞世人耳目的：

(一)越南方面：越戰巴黎協定一方面在會議桌上停火後，而另一方面在戰場上却從未有過真正停火事實出現，蘇俄與匪共不但並未停止給予北越及越共的軍經援助，反而比過去更爲加強，加多。北越及越共正利用一九七三年停戰時機大量向南越滲透人數達三十萬之衆。根據越南軍方的宣佈，協定簽署後迄今二十三個月期間，共軍違犯停火協定已有七萬一千二百三十四次之多；其中前年一萬三千多次，上年近四萬次，尤其是，在這兩年七萬多次的戰火中，越南政府軍傷亡者約十數萬人，而共軍死亡者已多達十萬之衆，如此血淋淋的慘重犧牲並未中斷，而近來之逼近西貢首都及高棉等地，有進無退，而兩年前，經過季辛吉奔走呼號，辛辛苦苦所達成之日內瓦協議成爲有名無實之廢紙，對北越越共之攻城掠地，烽火遍處，且漫無限制，如今一旦中南半島容許赤化，則泰國、馬來西亞以及整個東南亞國家勢難自保，倘自由世界不予及時遏止，此一赤焰之燎原蔓延，未來之局勢惡化則難以想像，對自由世界集體之安全，極爲嚴重。

(二)印度洋及東非地區：蘇俄爲擴張海權，鞏固其在印度洋海軍基地，竭力拉攏索馬利亞、模里西斯以及馬拉加西等國，經由蘇方高級人員不斷組團訪問並簽訂各種友好合作條約。尤以索馬利亞極重要的戰略地位，以其北部突出部份（米基爾提尼亞）能以控制亞丁灣與紅海之出口，同時該國在印度洋海岸，向南延伸長達一千二百餘英里，亦易於控制整個東非海岸。蘇俄已在索馬利北端柏柏拉海港擁有一處基地並在該處開闢了一個現代的深水港，根據最近蘇俄與索馬利亞簽訂的新條約，具有軍事合作性質，包括一處由

蘇俄建造的空军基地，蘇俄之長程飛機由該基地起飛，可以在印度洋中的廣大區域進行巡邏。此外，蘇俄在模里西斯島及馬拉加西海岸外有下錨權利。據傳，蘇俄在印度洋地區謀得有十個以上的港口設施及軍事基地。自一九六八年以來，蘇俄軍艦在印度洋中的活動已增加了四倍，超過美國海軍的比例爲三比一。停留在該地區永久基地的蘇俄軍艦，平均約二十至三十艘。上年七月間又增加了許多最新式核子潛艇，以及排水量一萬八千噸的直昇機巡洋艦——列寧格勒號，大有威脅南進，獨霸印度洋趨勢。因而迫使英、美、法三國艦隊馳往戒備巡弋。

(三)中東地區：美、俄的暗中鬥爭，雖在世界各地展開，但以目前而言，重點仍在中東，誰掌握在中東有舉足輕重的埃及，誰就能在國際間掌握優勢。美國對以、阿的平行外交政策，雖然爲中東帶來一段停火撤軍時機。但蘇俄從未甘心退出中東，近來明目張胆要插手其間。前此暗中唆使石油禁運，減產及加價，造成影響整個自由世界能源的嚴重危機；而最近又積極加強慫恿阿拉伯國家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孤立美國，處處破壞美國對中東尋求和平的努力及各項行動，製造新的緊張情勢，顯見蘇俄並不願見中東出現真正的和平。換而言之，蘇俄如果不破壞美國在中東締造的和平成果，它就無法在中東翻身，前者成果越大，後者破壞的野心也更熾烈。近來盛傳中東戰雲密布，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者與蘇俄積極軍援敘利亞與巴解組織以及重新爭取埃及的合作阻撓與以色列和談，不無關聯。

此外塞島糾紛，蘇俄自然是其中一個重要角色。希臘之退出北約軍事同盟組織，轉而與蘇俄勾結，以至土耳其要求美國撤離原在土國使用之基地，對歐洲與中東的安全，都將構成嚴重的威脅。尤以塞島糾紛，使美國進退兩難，兩面不討好，這足以反映美國當前外交政策上的缺點。

(四)南歐方面：蘇俄多年來即想使地中海成爲它的內湖，早已把中東及地中海當作它軍事佈防和軍事侵略的整個對象，因而處心積慮的對地中海北岸三個重要國家——希臘、義大利、葡萄牙下手；一方面分化他們國內的組織，另一方面挑撥其和北約組織的惡感。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共黨，都是出賣他們的祖國，而所謂自由主義的左傾份子，又是共黨的應聲蟲或甘心爲虎作倀的赤色鷹犬，希臘共黨一心想把這一東地中海戰略重鎮，劃入蘇俄建立的衛星軌道，完成蘇俄囊括巴爾幹，赤

化全歐的大戰略計劃，塞島事變，即是蘇俄從中煽動了同屬北約組織的希臘、土耳其兩國火併，來破壞北約組織的團結。

目前義大利、葡萄牙的共黨正仿效希臘在替他們的主子——蘇俄，盡力完成一項極為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把這些位居戰略要地逐漸赤化，也把蘇俄多年來圖謀的地中海沾染上鮮紅的顏色呈現在面前，更同樣的退出北約組織加強反美、反帝、反資本主義的活動。

總而言之，西歐國家深恐蘇俄進攻，又懼核戰爆發，不得不與蘇俄虛與委蛇而求自保。但事實上國際共黨要毀滅自由世界，必先毀滅這個可以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蘇俄不必用兵，更不必發動核戰。目前以蠶蝕鯨吞方式，先使南歐希臘、義、葡三國革命成功，北約組織自易瓦解，地中海也自然變成蘇俄的內湖。那時不但西歐失掉抵抗力，即美國也只好退到大西洋對岸，眼望地中海紅色波濤而長嘆。

至於美俄方面，就當前趨勢，蘇俄更也不必與美國在疆場上爭勝負，它只要使用以上對南歐使用之第五縱隊從美國內部以「和平共存」口號將美國麻醉，步步剝蝕，使美國從核心腐爛起來，它自然會走入自我毀滅的道路。

結論

美俄「和解」，關係世界人類禍福與各國的安危，近年來，美國前任總統尼克森與俄會布里茲涅夫交馳往來於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幾經舉行高層會議，在表面上看來雙方業已達成多項協議，似乎確實奠定了美俄兩大超級強國和平相處的基礎。福特總統上台之後，亦大有肅規曹隨之勢。

不過，我們如要透過表面的「和解」探究其真實的一面，便會發現這個世界每一個角落，幾乎都充滿了對抗，實在也尋找不出真正「和解」的事實。

就美俄關係來說，雖然雙方都在作出友好的姿態，滿口滿紙的「和解」語調，然而實際情況蘇俄一方面利用「和解」的假象，來騙取美國的大量穀物，低利信用貸款和科學技術，以解決其自身的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則竭力不斷發展它的新式武器，達到超越美國的目的。其次，它衡量國際形勢，於無關緊要的地方，對美稍作讓步，使美國沾沾自喜；殊不知所謂美俄高層會談

，可以說雙方所達成的協議，都對美方不利，而蘇俄對於真正重大的關係問題如限制戰略核子武器，則從未作過絲毫的讓步。布里茲涅夫心目中的「和解」，認為是在各種技巧的陰謀手段下，在全球各地爭取戰略上的重大利益，同時要解除美國的精神武裝與消滅戰鬥意志的一種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的有效辦法。

蘇俄的親善是欺騙，而不是敦睦，蘇俄所支援的是誘惑利用與赤化征服，而不是慷慨輸捐與仁慈協助。它在會議桌上所談「和解」的事項相同，但其尋求的目標則不同，可能達成協議的事項相同，但其實踐諾言的程度則又不同，蘇俄共產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如何攫奪政權，滲透顛覆，亦或以武力征服，對「和解」兩字與一般所瞭解的是南轅北轍，大相逕庭。

美國所主張的「和解」，是以政治民主與人民的生活自由為圭臬，它所謀求的是安定、繁榮與和平。在赤色恐怖統治下的蘇俄，是政治獨裁與奴役人民，赤化世界為目的，也正是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奴役的分野，雙方根本在本政治制度上絕無法協調一致。

蘇俄對外宣揚其政治基礎穩固，不怕西方自由思想的輸入而動搖其國民信念，然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不但堅決反對自由思想的風行，甚至連人民申請出國的自由，也被剝奪殆盡。最近蘇俄頒訂一種法令，為蘇俄公民與外國人晤談，凡涉及任何事項，經蘇俄政府認為有安全顧慮時，均按叛國罪行議處，遑論美國尚希望其能接受以貿易最惠國待遇採取蘇俄國內猶太人自由移民的條件。

如若依循通商貿易的途徑進行「和解」，為着蘇方本身重大利益着想，可能暫時與美國敦睦邦交，然而蘇俄仍要作策略上的運用，多方謀求不利於對方的措施。如一九七二年購麥為例，當年蘇俄正值農作物歉收，即向美商施以銀彈攻勢，針對整個美國小麥市場，秘密研判分析，集中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將美國小麥搶購一空；除留用外，復暗中轉售歐洲市場圖利，而使美國國內糧價大漲，且無實物供應，招致民怨沸騰。似此種只計利益，不重道義的俄共作風，使美國當局不無上當失措之感。

多年來，民主國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對於敵人，即對猶如洪水猛獸般的共產國家和共產黨，認識不確，瞭解不深，因而才幻想有「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策略，才幻想敵方有真正「和平共存」的意念，才

幻想從退讓中求妥協，才幻想敵人能產生自我改變，才幻想藉談判協議來限制敵人的軍備擴張，從妥協中求苟安。

當前，冷酷的現實告訴我們，敵人在核子武力方面已由絕對劣勢，轉而為相對的劣勢；更由相對的劣勢，轉為相對的優勢了。因此，美國祇靠單方面信守一九七二年戰略武器的協定，而容許蘇俄無限制擴展其戰略優勢，其後果不無可慮，如今仍然不肯急起直追，發展實力，迷戀於自欺欺人的裁軍談判，我們敢於斷言，三五年後，蘇俄就可能掌握絕對的核子優勢，屆時蘇

俄必將迫使美國攤牌，決不會給予美國從後趕上的時間，這也就是以談判遮蓋對抗所產生的嚴重後果。

綜括上項各種事實，整個世界的實際情勢，是對抗而非和解，同時，這種對抗的情勢，也必將隨着蘇俄核子優勢的加強，與共產黨蝕勢力範圍的擴大，而日趨於全面化與尖銳化。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亟應面對這個冷酷的現實，從速檢討更張，必須確切認清蘇俄共黨社會真正的意向，以便對其本身現行政略和戰略作一新的評估，而絕對不可再被「和解」的幻想所誤。

從布托訪美看美巴關係

沈鈞傳

巴基斯坦總理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於二月四日經羅馬飛抵美國訪問，其隨員包括法務部長卡立得（Malik Miraj Khaid）、國防兼外交部長阿默得（Aziz Ahmed）及特別新聞助理布奇（Yusuf Buch）等人。

布托此行的主要目的在尋求美國的軍經援助。自從一九六五年印巴第二

次克什米爾戰爭以後，美國即終止對印巴的一切軍事援助和武器出售，可是十年來，印度從蘇俄獲得大量的軍事裝備，而巴基斯坦則依賴毛共的武器援助。舊有美式裝備都已陳舊，且十年來未見大量補充。一九七一年印巴第三次軍事衝突後，東巴已成為孟加拉國，使原有的巴基斯坦的領土、人口與資源大為減少，相反的印度挾勝利之餘威，儼然成為次大陸的唯一大國。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印巴簽訂西姆拉協定（Simla Agreement），雙方同意結束戰爭狀態並建立印度次大陸的永久和平，在這一原則下，兩國協議基於和平共存、尊重對方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建立南亞的新秩序，對於過去廿五年來的兩國爭執和未來的任何歧見，雙方同意必須經由和平協商解決。根據西姆拉協定，巴基斯坦已承認孟加拉獨立的現實，並和印度談判關係之正常化，最近雙方在貿易、交通和通訊方面已獲得很大的進展

。可是去年五月印度舉行首次和平核子試爆後，巴基斯坦倍感恐懼和震驚，使印巴的關係正常化驟上陰影。布托一面指責印度企圖在南亞稱霸，同時向世界各國爭取同情和支援，並以國防安全為理由，要求美國解除軍火禁運，否則巴國將自行發展核子武器，布托並預言巴國很可能成爲下一個核子俱樂部成員。

去年十月底，季辛吉訪問南亞三國之際，布托再度敦促美國撤消武器禁運，可是季卿之訪南亞着重在改善美印關係和向南亞各國提供糧食援助，對於布托的要求並未給予肯定的承諾。因此布托於今年元月廿四日訪問莫斯科，意圖爭取蘇俄的軍事援助並建立俄巴新關係，用以壓迫美國解除禁運命令，並具有阻撓美印關係的發展和沖淡俄印友誼之多重目標。其實布托莫斯科之行，並沒有獲得理想中的結果，當然也未獲得軍事援助，其唯一的成就為蘇俄向布托保證，將擴大兩國的經濟合作。

季卿訪問次大陸期間，向印巴兩國一再表示無意介入次大陸的軍備競賽，認為解除武器禁運，有違美國輿論和國會的政策，至於何時開禁及在何種情況下開禁，尚有待美國決策者加以考慮，很顯然的美國是在選擇解除對次大陸武器禁運的時機。在季、布公報中特別強調了福特總統所主張的：「支